

天真，任性，勇敢，無所恐懼，愛人民甚於愛他自己，這些特徵，聯合成爲民主奮鬥，爲民主獻身的名詩人，名學者，名教授，人民領袖的開一多。

一多先生的一生永遠在尋求真理，也永遠在否定自己，到晚年他找到了，大唱一聲，在這里了！契（金旁）而不舍，竟以身殉。

真理只有一個，民主。

走到真理之路只有一條生活在人民中間，爲人民服務。

一多先生的早年以新詩人著稱於世，特別講究格律，和一般朋友，辦詩週刊，舉行讀詩會，參加新月月刊，著有「死水」，「紅燭」，「奇蹟」在文壇上被目爲新月派，在新文化運動中盡了啓蒙作用。

中年以後，絕筆不寫詩了，不但不寫，簡直不看詩，他推許田間爲明天詩人，是人民的鼓手。

他認爲只有歌詠出人民的痛苦，讚頌出人民的功蹟，描畫出人民的生活的詩，才是真正的詩，話的詩，這時代所需要的詩。

# 聞一多先生傳

真正的詩是嚴肅的，戰鬥的，是打擊不義，消滅黑暗，最有力的武器。

他是西南聯合大學新詩社的導師，詩朗誦會的主持人，成天有一批年青的新詩人，新鼓手，追隨着包圍着這位十幾年不寫詩的老詩人。

從田間他發見了蘇聯大衆詩人瑪雅可夫斯基，跳了起來，狂喜的說「詩在這里了！」

他完全否定了早年的自己，在說朋友參加民主運動的時候，甚至不惜現身說法，「怕甚麼，我早還是新月派呢！」

一多先生的一生是一首美麗的而又壯烈的詩。

中年一變而埋頭於古經典的研究，特別是在雲南蒙自的一年，發憤得忘食，他研究易經，研究詩經，研究楚辭，研究莊子，樂府，唐詩，更進而研究古文字學，音韻學，古代神話，繪畫，古民俗學，唐詩，唐書，周易義疏，杜甫年譜，唐詩雜論等專著，和專門論文若干篇。

晚年，特別喜歡翻秋白和魯迅，案頭常放着海上述林和魯迅的著作。

他會毫不掩飾的對朋友向學生說「我錯了，魯迅是的。」

他認爲今天只有兩種人，一種是奴隸，一種是奴隸主，後一種又是他們的外國主子的代理人。

他指出今天的中國，人民被蒙住了眼睛，被封住了嘴，被僵化了頭腦，血汗被榨取，穀子兒被徵發，層層的壓迫，不是奴隸是甚麼？

應該把奴隸翻身的時候了！

他要編一本新詩集，選載現代歌詠奴隸翻身的詩。

之後，要用同樣的觀點，寫一本中國文學史。

他喜歡屈原，推崇屈原，他指屈原的身份是奴隸，但是是一個不肯屈服，始終在鬥，不忘記翻身的奴隸。

他把學術思想和現實聯繫起來，他所研究，探討的是有血有肉，活生生的學問。

一個純粹的詩人。第一流的學者，愛美，推崇浪漫派，中年雖然歸於平實，還是成天在舊紙堆中摸索，自得其樂的人，突然，又一變而走上追求民主的道路，戰鬥的生活。

說突然，其實並不突然。

正當五四運動的時候，一多先生在北京清華學校讀書，因爲文章好，被推選爲學生會書記，用筆參加戰鬥，盡了他的一份力量。

民國十一年到美國留學，學文學和美術，回國後歷任中央大學，武漢大學，青島大學，清華大學，藝術專科學校，西南聯合大學，把全部時間貢獻給學術研究，絕口不談政治，正如自己說，被關入象牙之塔了。

八年抗戰，薪入的百分之九十六被徵發出去了，一家人口無法過日子。兩夫婦捉襟見肘，生活的窮困到了極度，從象牙之塔一躍而下，到十字街頭。

然而，窮困還是折磨不了他，正如暗殺嚇唬不了他一樣。

使他澈頭澈腦專變，重新回到革命的道路的是人民。這幾年來他生活在人民中，成爲人民的一員，明白並且味會了人民的痛苦和需要。

正如一頭發怒的獅子，他大吼了。

公樸先生原籍揚州，生長鎮江，家境窮困，十三歲時，即被送入一京廣洋貨店做學徒，三年半滿師，前兩年每月只得一兩錢，後一年每月只得一兩錢，這是他的勤奮奮鬥生活的開始。

一多先生那時，他十六歲，正是五四運動激發全國的時候，他受了這種影響，便發起了愛國團，參加抵制日貨工作，並攻擊店主賣日貨，結果是動所受到的第一次懲罰。

他向奮發的精神，反更強，由於乃兄公愚的幫助，乃得機會乘商船，轉入武昌文華大學，附設中學，只讀了一年半，因校醫待學生，醜聞除的學徒又做了被開除的一個。於是被開除的學徒，只好轉學，轉到滬江大學附中；畢業後，繼續升入滬江大學。

剛讀完一年級，恰遇革命的高潮來到，他便離開了學校，拋開了書本，加入國民黨，參加革命，由廣東出發，隨軍擔任政治工作，經過福建浙江而到達上海，張曼筠女士，女師大高材生，也參加了北伐運動，他們倆便是在這時期由互相認識，瞭解而結婚的。

不辛，國民革命中途發生了變化，國共分裂的局勢，到民國十八年已經演成，他痛心得很，恰好有了美國阿雷州，雷德大學的獎學金，他便毅然辭職，到美國留學，在留學期間，他一面讀書，一面工作，剪葡萄園，擦地板，各種工作都做；有空的時候，還替

輻奮先生在上海辦的「生活週刊」寫通訊，畢業後，他想到美國東方去看看，但是沒有路費，由一個朋友的介紹，他往紐約的貨船上做工，藉此免費沿途觀光。那裡的工頭看他是中國人，不肯傳達，叫他出去，經過多次交涉，才肯到經理部，找到了苦工的工作，達到了勤奮奮鬥的目的。

他勤奮奮鬥，努力學習，特別感覺興趣，除辦了「讀書生活」外，並經辦了「補習學校」和「圖書館」，特別人增到四千五百人，圖書館的書籍由三千冊增加到三萬冊；登記的讀者由兩三百人增加到兩萬人，發展之速，規模之大，確是驚人的，不是他有優異的才幹，那有這優異的成績。

九一八後，日本帝國主義者向我國繼續不斷的擴大其侵略行動，民國二十四年，遠東戰事發生，國事更岌岌可危，非團結不足以抗戰，非抗戰不足以圖存，先由上海各界救國會等團體，聯合而成救國會，再聯合華北，西南，西北各地的救國會，而成了全國各界救國會。他毫不遲疑的參加了這組織，並且被推爲負責人之一，奔走呼號，不

他提出人民的痛苦，他指出解決的方法。他用嘴，用筆，說出了流民圖，畫出了石壕吏。他在喊「我們要今天第一要停止內戰，第二還是停止內戰，我們要今天第一要民主，第二要民主，第三還是民主，非民主不能救中國。」

一個人喊不中用，領導了學生來喊。光是學生喊不中用，領導了青年來喊。光是些人喊不中用，他加入了中國民主同盟，領導人民來喊。

於是學生，社會青年，大學教授，文化學術工作者，工人，萬口一聲在昆明喊出了要和平要團結要民主的呼聲。

跟着是宣言，通電，抗議，呼籲，大規模的時事晚會，演講會，以及美術展覽會，新詩朗誦會，文藝座談會，營大會，舞踊，話劇，各文化部門全被動員了，以至幾千人幾萬人的大遊行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轟轟烈烈，大地在撼動了，全國在響應了，法西斯發抖了！

飄拂的長髯，炯炯的眸子，帶着一根白藤手杖，出現在每一個集會中，每一次遊行中。激昂的情調，生動緊湊的講詞，使每一個聽講人增加了信心，增加了勇氣。

他提倡新詩，提倡爲人民歌唱的新詩。

遺餘力。至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遂與其他六人同時被捕入獄。

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蘆溝橋事變發生，日本帝國主義吞併我國的野心畢露無遺，全國人民已到了忍無可忍的程度，當局終於確定了抗戰的國策，救國會負責人乃得於七月三十一日被釋出獄，應中央電召，同往南京，共赴國難，八三後，更各在不同的崗位，全力支持抗戰，他於此時，即創辦了「全民週刊」，到漢口時更與輻奮先生主編的「全民抗戰」合刊爲「全民抗戰」，主張動員全民，抗戰到底。

當時，大家都集中在武漢，他却冒

三年前，聽說他被解聘了，他照常工作。幾年前，有人要暗算他，他照常工作。準備這一天，加緊工作。

一多先生死了，爲了反內戰而死，爲爭取和平而死。爲呼籲團結而死，爲民主而死！

在爲民主殉身以前三小時，在最後一次演講中，可也看得見千百個繼起的！

不是的，我們要含淚奉告一多先生在天之靈，繼起的不是一多先生，而是以萬計百萬計的全中國人民。又加爲一多，湖北沔水人，享年僅四十八歲。

(吳晗)

大後，雲南成了抗戰大後方的大動脈的南樞紐，地位現出特別重要。他由北方的最前線，轉到昆明，創造了北門出版社，這時期的黨派的裂痕已經日益現露，軍事復讐的遭受挫折，政治風氣愈來愈壞，物價向上猛烈的跳躍，他認爲這一切壞現象的最大原因在於不民主，故民主同盟在昆明發展時，即奮起參與領導。

勝利後，民盟召集臨時全國代表大會，他代表昆明方面來渝出席，並被選爲中央執行委員。這時候他還與陶行知先生合力創辦了社會大學，以救濟一般職業青年的失學，預備在上海香港成立分校。

政治協商會議的圓滿閉幕，給了中國和平民主團結統一的光明燦爛的前途，但同時也激起了一股惡濁的逆流，全大國正爲光明的前途而歡欣，重慶各界並特別於二月十日在較場口召集了一個盛大的慶祝會，不意公樸先生就在這個大會中，被象徵這股惡濁逆流的暴徒所重傷。

帶着傷痕回到昆明，他眼見內戰的危機愈來愈深刻，反動的逆流愈來愈湧，他爲爭取和平民主的活動也愈來愈積極，爲光明而奮鬥的人，自然是黑暗勢力所要摧毀的人，結果是，他於七月十一日下午十時許被黑暗勢力所主使的暴徒暗殺了。在彌留的時候，他還大呼「爲民主而死」。是的，公樸先生，你呼喚着千千萬萬的同胞，他們將前仆後繼，踏着你的血跡前進，爭取民主，民主終將要爲你而生了。

## 李公樸先生事略

沈鈞儒 王造時

兩千冊增加到三萬冊；登記的讀者由兩三百人增加到兩萬人，發展之速，規模之大，確是驚人的，不是他有優異的才幹，那有這優異的成績。

九一八後，日本帝國主義者向我國繼續不斷的擴大其侵略行動，民國二十四年，遠東戰事發生，國事更岌岌可危，非團結不足以抗戰，非抗戰不足以圖存，先由上海各界救國會等團體，聯合而成救國會，再聯合華北，西南，西北各地的救國會，而成了全國各界救國會。他毫不遲疑的參加了這組織，並且被推爲負責人之一，奔走呼號，不

着危險往來於敵後最前綫，起初到晉西北組織「民衆動員委員會」；旋回漢口，並著有「怎樣爭取勝利」；後又應錫山先生之邀，到山西主持「民族革命大學」，並著有「抗戰教育的理論與實際」，武漢危急時復回到了漢口，擬參加保衛工作，不意被人誣陷爲「鼓動工潮」，失却了自由數日。

武漢撤退後，他復到山西組織抗戰救國會，並經延安到晉察冀邊區，通過敵人的封鎖線，與青年學生在一起，共同生活，同甘苦，爲抗戰而奔走，爲團結而呼籲。

太平洋戰事爆發，敵人進入泰國安